

## 宗教多元化社會中的 排他救恩 (中譯)

艾利克森

西方神學院

多謝大家來一起討論基督教信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，包括佛教、印度教、伊斯蘭教及猶太教等，基督徒就是活在這樣的世界之中。但是，對很多美國人來說，多元宗教是一種新經驗，很多人以往只選擇信奉基督教或不信任何宗教（雖然其中也有猶太教，但是很多時候，都只是信奉基督教或不信任何宗教）；現在，即使是在宗教及宗教活動受管制的國家或地區，情況也在改變。而在美國很多城市，也可以看見很多清真寺，或其他宗教聚會的地方，有些基督徒甚至發覺與別教的信徒為鄰。

當我們自覺活在這樣的世界時，便得面對一些問題。我們希望以禮待人、不想傷害別人，或令其覺得羞愧。但是，我們是基督徒，需要向他們傳講耶穌，來滿足他們的需要。不過，這些異教徒當中，有些人非常好，又很願意幫助我們，是很好的鄰居。我們如何向這些好人說：「你們是罪人，需要接受耶穌基督？」而且，這些人還很熱心，很積極

地傳揚他們的宗教。美國人常常以為他們是向外傳揚宗教的，甚至以為他們單單外傳，而不會納入外來宗教，但這情況也正在改變。尤其是伊斯蘭教，他們非常進取地傳揚教義，沙特阿拉伯便派出很多伊斯蘭宣教士。現今的世界充斥各種宗教，我們應如何斷定哪個才是真的宗教呢？

在現今世界的文化裡，這趨勢愈來愈嚴重。在所謂後現代社會，「一個看法是對的，其他看法是錯的」這種想法會冒犯很多人。如果我們說基督教是真的，其他宗教都是假的，對很多人來說，實在太難入耳了。但是，基督教本質上就是一種叫人改變的宗教。基督徒都知道，只有一條道路通往上帝那裡，因為耶穌說：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。」（約十四6）

以下是幾個反對這種排他論的例子。第一個例子是我一位屬美南浸信會的朋友告訴我的。在猶太人的至聖日，美南浸信會宣告為猶太人的得救祈禱，這事惹來很多人反對。不僅猶太宗教領袖反對，有些自由派基督徒也說：「這樣為他們祈禱是非常冒犯的，你們並沒有尊重他們。」第二個例子是關於教宗的。教宗準備探訪印度，雖然印度沒有正式的官方宗教，但是，印度教卻非常盛行。印度教在印度影響很大，甚至是當地的麥當勞也不售賣含牛肉的食品；而且，在印度駕駛汽車需要閃避在路中間走動的牛。印度教的領袖對教宗說：「如果你來探訪印度的時候，不首先宣告耶穌不是救恩的唯一道路，你基本上是在製造仇恨。」第三個例子是關於查理斯王子的。他將來會成為英國國王。當他成為國王時，便會有一系列的銜頭。其中一個銜頭是信仰的保衛者，因為英國國王也是英國教會的領袖。然而，查理斯王子卻說：「或者當我做國王時，我稍作改動：信仰的保衛者，應該改為多種信仰的保衛者。」這就是一個表現多元主義 (Pluralism) 的行動。多元主義不僅是指存在很多不同的東西，還不容許別人說其中一個是對，而其他是錯的。

有趣的是，今天面對的情況，正是早期教會所面對的。羅馬帝國是一個多元宗教的國家，人民可以信奉任何宗教，但其中有一個限制，就是不可以叫信奉其他宗教的人，改信你的宗教。其實，現今很多地方都有類似這樣的事。在許多已發展的國家，實質上只有一種罪，就是不容

異見。其實，最終只有福音派信徒可稱得上不容異見。因為，福音派信徒需要提出他們是唯一正確的，以勸說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歸信基督，所以，他們是唯一不能容忍其他宗教的群體，而這正是基督教獨特的地方。雖然其他宗教愈來愈積極勸人歸信他們的宗教，但與基督教相比，他們並不太在意不同宗教信念的矛盾。

面對這種情況，有幾種解決方法。第一是排他主義 (Exclusivism)，就是堅信只有基督教是真實的，人要相信耶穌基督，才會被上帝接納。所以，我們必須勸人歸信成為基督徒。第二是普救主義 (Universalism)，它宣稱所有人都會得救：或是說，基督教傳遍世界，所有人都會成為基督徒；又或是說，上帝最終會拯救所有人。如此說來，沒有一個宗教是真實的，就連基督教也不例外。第三是包容主義 (Inclusivism)，它確認只有透過耶穌基督的工作，人才能得救，但得救人數，卻遠超出我們的想像。因為有些基督徒是沒有被識辨出來的，天主教神學家拉納 (Karl Rahner) 稱他們為隱名的基督徒。至於第四個則是我們要討論的多元主義，它的意思是說，所有宗教都是真實的。

其中一個提倡多元主義的神學家是希克 (John Hick)。他在英國長大時，是一個掛名的聖公會教徒，他上教會僅因為他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出生。當他讀大學時，接觸到一些福音派基督徒，於是悔改成為基督徒，並且很熱心傳福音。但其後，他的看法逐漸改變。當他接觸世界各地的人時，他想到：會否所有人都是敬拜同一位神？他有幾個理由來支持這觀點：(1) 各種宗教雖然有不同的敬拜，但其實都很相似。在希克的著作《神有很多名字》(God Has Many Names) 中，他列出一些詩歌的字句。有時候，我向我的學生讀出這些詩歌的字句，又問他們曾否唱過。他們說從來沒唱過，但聽起來似乎不錯。這些詩歌都是論及愛神和敬拜神的。然後，我告訴他們，這些根本不是基督教聖詩，而是佛教徒唱的歌。希克認為基督教與佛教的敬拜很相似，只是以不同名字來稱呼同一位神而已。(2) 所有宗教都有聖人，人們都視他們為敬虔的人，不過這些聖人可能是印度教徒或回教徒。(3) 不同宗教的人會在不同的地方出現。如果你在印度出生，便很可能成為印度教徒；如果你在北非出

生，便很可能成為回教徒；如果你在南歐出生，便很可能成為羅馬天主教徒；如果你在北歐出生，便很可能成為信義會的教徒；如果你在美國南部出生，便很可能成為美南浸信會的會友；如果你甚麼都不是，便需要一個充分的理由。希克指出，我們信甚麼與我們在哪兒出生有很大關係。有趣的是，希克應該是一個聖公會教徒，但他不是。(4) 一個宗教並不能成功地改變其他宗教——另一個主要的世界宗教。其實，在宣教史裡，我們能夠改變的人，大部分都不是其他主要宗教的信徒，包括猶太人、回教徒和佛教徒。我們並未成功地使他們歸信基督。很多時候，僅是那些少數部族的人成為基督徒。所以，希克這樣總結：所有不同宗教的人都是敬拜同一位神。神有很多名字，猶太人和基督徒稱祂為耶和華，回教徒稱祂為阿拉。

希克又講了瞎子摸象的故事。有五個瞎子，他們並不知道大象的樣子，於是就一起探究大象究竟是怎樣的。五個瞎子各自摸著大象五個不同的部分，有人摸著大象的側面說，大象像一堵牆；有人抱著大象的腳說，大象像一棵樹；有人摸著大象的牙說，大象像一支矛。故事結束時說，雖然每一個瞎子的發現都有部分正確，但其實所有人都錯了，這就是希克對宗教的看法。佛教徒看到上帝的一面，然後說上帝就是這樣；猶太人看到上帝的另一面，然後說上帝就是我所看見的那樣。每一個宗教都擁有部分真理，但沒有一個宗教擁有所有真理。他看不同宗教的信徒，就像在不同的山谷中，向同一個方向走的人。每一個人邊唱歌邊走向目的地，為的是達到他們的宗教目標。他們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邊，也有人朝著同一目標走去。有一天，我們會一同走到彼此相見的地方，那時候才知道，回教徒和我們是殊途同歸的。

當然，這看法有很多問題，其實各種宗教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甚至有相當重大的分歧。我們可能都相信，有一天我們會到天堂，那是個很快樂的地方。但有另一個看法是，有一天，我們會回歸真實，不再是個體。此外，我們還會以為，天堂是一個獲取獎賞的地方，那裡一個人可坐擁七十個童女。當然，每一個人摸到的大象，都非常不同。有一個瞎子發覺大象有很長的毛；另一個發覺大象的毛像羽毛；又有人發覺大象



的另一部分有鱗甲。但如果有人說，宗教就與瞎子摸象的情況差不多，這其實是論到一些不同的東西。

事實上，我們在不同的宗教裡，不一定能找到近似的東西，好像基督教的三一論，這是獨特的。有一位神學家名叫潘尼卡 (Raimundo Panikka)，他寫了《印度教的不知名基督》(*The Unknown Christ in Hinduism*) 一書，指出不同的宗教都有三一論，例如印度教也有這個理論：父神代表感知到很遙遠的神的經驗，耶穌基督代表神與我們在世界同在的經驗，聖靈則代表神在我們裡面的經驗。我們透過不同的方式經驗神，這就是三一論了。潘尼卡發覺，在不同的宗教都可以找到這三種不同的經驗。不過，如果你跟基督徒這樣說，他會說：「這不是我認識的三一論。」而其他信念也根本不同。

基督徒相信人需要重生。但有些基督徒說：「我相信人需要重生，亦相信輪迴。」其實他們是說不單止有一次重生，還要有很多次重生。輪迴的觀念與基督教的重生是截然不同的，亦與我們需要傳福音的命令相抵觸。其實，由始至終，大使命都沒改變，我們必須遵守；而且信息只有一個，就是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道路，人必須靠賴祂，才可以得救。但是，在一個多元思想的世界裡，那個使命就很不同了。一個相信多元主義的宣教士到達宣教工場時，他不會將佛教徒改變為基督徒，而只會幫他成為更好的佛教徒。我們姑且假設多元主義是正確的，但我們若這樣做，基督教就會被重新建構，直至面目全非。八十幾年前，神學家梅欽 (J. Gresham Machen)，寫了《基督教與新神學》(*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*) 一書。他說：「或許自由主義是真實的，但這個一定不是基督教。」自由主義與我們起初認識的基督教非常不同，如果我們要相信自由主義，我們就不可能再稱為基督徒了。如果相信多元主義的基督徒，要幫一個佛教徒成為更好的佛教徒，他也不應該再稱自己為基督徒了。

你們或許會這樣說：「艾利克森是西方人，他來自以基督教為多數派的國家。但是，我們現在身處香港，卻是一個以基督教為少數派的地方，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。」但我要提醒你們，這正是早期教會的

情況，基督徒在教會剛建立的時候，亦是少數派。但是，他們沒有說：「我們或許應該與鄰居和平相處，不應說服他們成為基督徒。」現在我要對你們說：「我們必定要堅守基督教的獨特性。」那些妥協的基督教一般都不怎樣成功。來德里 (Kenneth Scott Latourette) 是耶魯大學的教會歷史教授，寫了八冊關於基督教的宣教史，名為《基督教的擴張史》(*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*)。他回顧全書，就為讀者下此結論：有一些基督教，並沒有堅持耶穌基督——上帝的兒子是唯一的救法。他們處於充滿敵意的世界之中，根本沒有能力存留。他們也沒有為世人提供真實的出路，不會使世人成為基督徒，只會使教會愈來愈像世界。如果我們希望教會存留下去，就必須堅持基督教的獨特性。有些基督徒主張用一個溫和的做法：不要堅持基督信仰是唯一的真理，要告訴世人，若要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，基督教是最好的選擇。他們這樣說，是以基督徒群體為最好的版本。我曾嘗試把它應用在日本的宣教事工上：若我對在日本的宣教士說，叫人做基督徒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好的社群，他們就認為這不值得去傳，他們寧可堅持基督教的本質。

三一論是基督教必須堅持的一種特質。三一論將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分別開來，例如相信神是絕對唯一的猶太教和伊斯蘭教，以及一些東方宗教。有些東方宗教認為有很多神，有些則認為神是在萬物之中；而基督教是教導三一論的，三一上帝將基督教和這些宗教分別出來，這個並不是叫人容易接受或明白的教義。一位神學院教授曾跟我說，「如果你要明白三一論，你就失去你的思考能力。但如果你否定三一論，你就失去你的靈魂。」聖經沒有用很多字眼來形容神說，神是三或神是一。但聖經很清楚的說，父神是神、耶穌基督是神、聖靈是神。整本聖經都提及父神是神；而無論在約翰福音、希伯來書、保羅書信或其他書卷，都形容耶穌基督與父神一樣，是平等的；而聖靈也好像父神一樣，在「得罪聖靈就是得罪神」的事上，是很清楚的。與此同時，聖經告訴我們神是獨一的。申命記第六章提到這教訓是以色列人要學習、記在心上及背誦，甚至要繫在手上及寫在門框上的。若依照希伯來文，「神是獨一」的「一」，其實與創世記二章 24 節「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」的「一」同字。當牧師宣告一對新人成為「一」時，他們仍

然是兩個人站在那裡，不會變成一個人。但當他們成為夫婦，就會被愛緊密地連結一起。這就是三一論：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個位格。祂們彼此的愛和生命的交流，將祂們緊緊地連合一起，成為一體。這不是容易講解得明白的信息，或者這樣說會較容易：「不用想那麼多。」但是，我們相信，這教義是人沒法想像出來的；而這樣才與神聖真實切合。那位三位一體的神，是我們所敬拜的神，為我們帶來拯救。

另一個我們必須相信及堅持的基督教信仰，就是耶穌基督復活的真實性。當我提及在我們信仰裡這些重要的信念時，不是說其他的信念不重要，但是這兩個是特別重要的。有一天，我寫下一些重要的宗教領袖的生平，例如模罕默德、甘地、佛祖及創立基督教科學會的愛迪夫人等。他們都是這樣的：在某年某地出生，活了若干年，他們的教導深深影響跟隨他們的群眾，然後在某個時間死亡，接著被埋葬。對大部分人來說，這是他們生平的終結；但對耶穌來說，故事並沒有在此完結，耶穌基督的生平，是延續的。祂在神的大能下復活，那是其他宗教沒有的。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，是早期教會教導的核心。在耶穌被釘死時，門徒都表現得很沮喪，當人問彼得是否與耶穌一夥時，他三次否認，說：「我不是。」甚至說：「我回去打魚。」他們恐懼驚惶，怕人對待他們如對待耶穌一樣。但是，當我們看到五旬節的事件和彼得的講道時，彼得再不是說：「我不認識耶穌。」而是說：「你們所釘死的耶穌，神已經使他從死裡復活了。」是甚麼改變了彼得和其他門徒呢？他們曾經恐懼，但現在不再害怕，並充滿勇氣。這只有一個有力的解釋，就是他們曾經看見復活的耶穌。

其實，我們擁有關於耶穌基督復活的證據，遠比很多我們很容易相信的歷史事件的證據為多。基督教很願意和其他宗教比較，看誰更合乎史實。如果你們讀過《達文西密碼》(*The Da Vinci Code*)，便會發現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。它論到耶穌的事情時，有些是很令人驚訝的，例如他們說耶穌與抹大拉的馬利亞結婚，抹大拉還給耶穌生了小孩，所以耶穌基督的後裔其實正活在世上。當我讀這本書時，想起西北大學一位哲學教授經常說的話。有一天，他的學生在課堂上，提出一個他們認為非

常好的理論。那位教授這樣回應道：「理論很好，只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沒有證據。」當我看見《達文西密碼》這本書所講的內容時，就想起這位教授的話；參與耶穌研討會的學者也有這種問題，他們能提供的證據其實很少。他們的證據，都比福音書離開耶穌的年代更遠。有時候，我問我的學生：「如果有一群人，親眼看見某件事情發生，然後在十年或十五年後寫出來；又或有另一群人在150年後出生，寫作論及這件事情，你會相信誰呢？是目擊者？還是150年後的人？」《達文西密碼》正是基於後期的資料，甚至是臆測的證據。如果我們面對的世界，有很多競爭者都說他們的觀念是真理，我有以下的回應：我們會用盡外交的口吻，又以尊敬他們的態度，承認他們的美好生命；但是，我們會告訴他們，只有一條道路能叫人到達上帝那兒，就是藉著死而復活的耶穌。這是耶穌基督交付我們的信息和負擔，而我們也要將這信息和負擔延續下去。

湯紹源牧師傳譯

（本文根據即場中文傳譯修訂而成）